

哭亡夫浴日

李賴瑤芝作

(原載戰鬥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年9月30日)

李浴日先生夫人賴瑤芝女士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原為該校的高材生，婚後，李先生的事業得其助力不少，女士是今日賢妻良母的典型人物，本文是其為本刊紀念浴日先生而寫，情詞凄惋，幾使人不忍卒讀，故略誌數語於此。 —編者附誌

浴日！你在生的光芒，真有如東海的浴日，我陪伴你十六年，我無時不看見你在工作，在生長，在活躍，在蓬勃。我從沒有看見過你怠緩或萎靡；你出入無風雨；你工作無寒暑；你好似隆冬松柏，永遠沒有枯萎凋零；你好似受慣風浪的舵工，永遠支撐一切艱危。在你生之力量的感召下，我也竭盡棉薄，協力耕耘；我們是如何熱烈地祈待著生命之力，開出美麗之花，充實之果！從來就沒有過絲毫憂疑！

不幸於八月七日，我永遠難忘的一個慘痛日子！東洋的浴日正在昇起，熹微的晨光正照在我們的庭園裡；你一早步出花園，躺在園裏的竹床上，是你在書房裡感覺悶熱嗎？是你出來納涼嗎？是你感到不舒適嗎？唉！為何你竟在竹床上昏厥過去？唉！浴日你沈沒了！是的：天日在隕落，我的世界在傾覆，我的世界到了末日！啊！這是一種甚麼暴力把你擊毀！是那種惡魔攫去了你！是那些惡魔將這悲慟慘的日子降臨在我們身上！

浴日：你已受了致命的重創嗎？不是吧，我只看見你昏去，也像在入睡。你為甚麼這樣安靜？你為甚麼不與惡魔掙扎，你為甚麼受了致命的痛創也呼號？你為甚麼與死神這樣輕易便妥協？你為甚麼不和我作最後那悲慘的訣別？啊！你不是這樣容易地便死去的吧！我請了五位醫生來救你，可是終於罔效，直到你心房冷卻。我禱告神仙降臨！不，我禱告一位科學家出現，出現再生的奇蹟，恢復你生命之力！可是沒有一點靈驗，直到我的手足發抖，我的心臟迸裂！

你這樣突然死去，我怎能消受！我要照料你，我不能單純地祇管悲哀。我親自送你到殯儀館，我陪伴著你，我啜泣浩嘆你的死去，我禱告你靈魂的安息，我環繞在你遺體旁邊，我親切地望著你的遺容；因為你沒有遺言，我得要再和你細語，我要尋找你給我的答復！但你為甚麼這樣「寧靜」，而又這樣「沈默」？除了「靜默」之外，滿臉慈祥閒雅地還掛著輕微的笑意。

由於你這唯一的「靜默」，我似有所悟：你是不是告訴我，你雖只活了四十七歲，但你平生的緊張，苦幹，一以當十的幹法，在在是一種巨大的生命之力的表現，現在已竭盡精力，你要靜息？你是不是告訴我：你除了睡眠之外，沒有片刻白過，你埋首苦著，廿有餘年，文章報國，腦漿已盡，現在你要安息？你是不是告訴我：你的生命並不脆弱，你不是不堪一擊地便死去，你著作超過數百萬言；你最近又完稿一本「孫子兵法之總檢討」；你又在編輯吳子兵法及王陽明諸書；家裡珍藏著的寶貴古兵書，你早打算出版「中國武庫」，你還打算更進一步與諸兵學作家倡導建立「中國兵學思想體系」的歷史工程，你抱負著這種恢宏志願已經半生，生活的重荷又是你獨力支持，硯田的艱苦，你已深深嘗遍，你雖有百折不撓之精神，可是你的負荷已到了最高峰，無法不轟然中斷？

浴日！你告訴我吧！你壯志未酬，能不齋恨泉下嗎？你平生國家至上，朋友第一，你怎能割捨？你我結合在抗日炮火漫天中，你背負著我們的家庭由東西而南北，你一向把妻子撫育在溫暖的家庭裡，你現在怎能棄置不顧？……

這一切的不幸，一切的悲愁，一切的哀怨，我實在不能消受，我愴地呼天，我號洵痛哭，我淚湧不盡，……時間已由天亮到天黑？天黑到天亮，但你始終是「靜默」著。

你這「靜默」為甚麼有這種堅毅不動的力量？一任我震撼？一任我千呼萬號？一任我號洵痛哭？在你這靜默的中心，好似有一種更大的力量，使你一暎不視的消受一切！消

受我所不能消受的悲哀，人類所不能消受的愁恨，而你今日卻都一一逆來順受去了！

啊！天亮了，我繼續在你遺體旁邊，就將一晝一夜了；事實告訴我：我不能牽住你再停留人間，緊隨著死別之後的永訣已經到來了。家奠之後，公祭儀式開始：靈堂高掛着你友好給你的輓歌，韻悽詞切；祭奠的時候，你友好的唏噓嘆惜，涕淚沾襟；他們哀痛你的死去，尤其痛惜你長才未盡；你的死，創傷你友人的情懷，實在太深了，你也備極哀榮了。啊！大殮前的最後一面，在一瞬之間便不能挽留的地作了無情的永訣了！

我追隨在你靈柩後面，一步更緊一步地跟著，我知道將要作更大的割別；終於我和你悲慘地割別在火葬場裡！啊！怎麼造物者會去安排這種悽楚的人生！

這時：天地的臉孔為甚麼這樣昏黑？四週都垂下了悲慘的愁雲，他是替我奏出哀歌。抑係要將愁雲覆斃了我！他這種悽慘的安排，他要我孤獨地活在人間！我既沒有絲毫抗拒的力量。我又不能像你靜默地逆來順受，我將永遠飲泣浩嘆！即便再見風和日暖，但我的天，永遠是愁雲慘淡，黑寂無邊！我的嘆惜，將凝為大氣，我的淚點將結為雨露！

當你已經進入火葬場之後？我回顧你生前的友好，都來送別你，和我一樣的浩嘆悲泣。啊！天長地久，此恨同其綿綿了吧！

我在你朋友照拂之下，我拖兒帶女回到我們的家，我一夜未能入寐，我神魂馳騁在你的左右，我摯誠地禱告著上天：憑你生平的軒昂磊落，一定乘著火光乘著熱力向上昇華，化為天地之靈，金玉之精，卓然不朽於宇宙之間！

十日的早晨九時，我領着十五歲的長子，再到火葬場看你。當你的遺骨取出的時候，我撫骨痛哭，悲痛欲絕！但當技工檢點你遺骨到一個精巧的小木箱裡，再把白布包裹著，

我又覺得你很聖潔，我擁抱著你，好像我和你還沒有遠別，我覺得你還不至於放在荒山野嶺的土壤中受盡日晒雨打，風淒鶴唳的悲涼！我把你送到你兒子的懷抱裡，我們便一起回家，把你安放在靈堂上，恭奉你到了七七，始把你的遺骸奉安在中和鄉圓通寺裡，唉！浴日，你是得解脫了，我願你的靈魂永遠安息在天國吧！

最難堪的，是庭園依舊，景物全非！四五天來，萬籬爬到玫瑰花樹上去了，你心愛的那塊蔥綠色的草地已經長了雜草，籬菊東歪西倒，一切都像受了狂風暴雨之後雜亂零落！像是在憑吊主人死去的哀愁，又像在伴奏著我淒楚的哭聲！這小小的庭園，是我為了你必須得到一點自然美的精神調節，為了你創作文章須得到一種優美的境界，更為了寬舒你的身心和培育你著述的靈感，而一手經營培植出來的。它曾供你納涼構思，它曾供你散步凝想，但曾幾何時，你竟而昏去在花草環繞中，今後這庭園即使是春花秋月，也將永遠帶著你死去的悲涼！

你的兒女：長子蒙上人生第一次最大的哀痛，次子八歲，他已體驗到人生悲戚，兩女也會哭泣，最幼的兒子雖還未曉說話，但他會表示，表示著你是昏去在花園的竹床上，又指著你的遺像學著說你每次歸家時呼喚他的聲音，又搖搖小手表示你慣帶回給他的麵包沒有了！啊！這是曾經一度狂風暴雨吹打後失去憑依的幼苗！他們是顏色蒼白，形容憔悴。

你死後幸蒙生前好友，組「治喪會」，事後更進而組「子女教育基金募集委員會」，撫死恤孤，情至義極，你靈魂安息天國去吧！

你畢生理首苦幹，對兵學盡了最大的貢獻，你的等身著作已可藏諸名山，永傳不朽，你的精神不死！你對戰鬥月刊，獨力支持，也盡了最大的生命力量的貢獻，你靈魂安息天國去吧！

你身後蕭條，我想當可獲得最大友情的支援，或可出我等於未來困涸中！我今後亦無意於人世，唯有盡心撫養各兒女，待其一成人，以慰你在天之靈。

在這悲苦的日子裡，你的五七到來了，我用佛教的儀式禮拜你。我已在你的靈前飲泣哀號了三十五天，這三十五天拖着黑長的影子悲淒地過去，我既哀痛你的死去，我還凝想你的生回：我凝神諦聽你那歸來時的腳步聲，呼喚子的愉快聲，我追索你生活起居的一切習慣，我更清晰記起你那走筆疾書，埋頭寫作，屹坐書房的神情。但我已幾次向門前祈待聽到你的足音，我又幾次癡立在廳堂祈待聽到你的笑語，我又幾次向書房尋找你工作著的蹤影，可是再不能聽到你的聲音，再不能看見你的影子：「一別音容兩渺茫……魂魄不會來入夢！」此後冰冷的房屋，冰冷的人生，我的悲泣永無窮期了！

回想我們婚後，我便以家為業，以你的事業為事業。我的心目中，我的意念中，就只有你，一切都寄托在你，你又一向真誠而專摯地愛護著我們，庇蔭著我們，把我們都放在象牙之塔裡，其中雖終日操勞工作著，但沒有風霜雨雪，不知世態炎涼，我衷心已感到滿足的安慰，現在沒了你，教我如何去支撐這未來的艱苦歲月！

你珍惜你的生命，你一切過著合理的生活，你想以生命創造事業，又以史績來造生命，所以你拼命工作，以至你生活過度繁忙，過度緊張，兩者是你今日的致命傷，我只知盡力地協助你工作，但我沒有將你拉出工作圈外，讓你好好的靜養，以致返魂無術，實我喪你生，罪不可恕，行負神明，追悔莫及，每一念至，肝腸俱斷，深心痛極！我亦不永年，將隨汝於天國去了！死而有知，其幾何難？

我一向孕育在父母丈夫愛撫的懷抱裡，從未接觸過死的事物。現在為你救生、送死、遷棺、撫骨、哭靈，人生最悲慘的最後階段，三五日間，如狂風暴雨傾盆來襲，我痛苦極了，我已經沒有生的力量了，我敗倒了！

唉！我這悲哀的感情，像洪水般的泛濫過去了吧！我的眼昏花了，我的淚枯竭了，我的理智來挽救我吧！我看見靈堂上你的幽光，孤兒繞膝，死者不可復生，唯有培育你的小生命以求繼起，這是你唯一給我的委托，這也是我唯一的責任，我必得苦心完成，我必得努力支撐！你信任我吧：你在生已經把我訓練為一個能操勞慣了的婦女，我現在不能軟弱，我必不向苦難低頭，我必得堅強立起！你支持我吧：今後持家教子的一段漫長歲月中，就在你的一生一死的感召下，守著你小小的家業和你一樣地竭盡生命之力來完成你給我這唯一的育兒使命而已。至於你未竟抱負，尚有兵學界同仁繼續努力來發揚光大的；你的遺著，他們也當能協助整理出版。

九月十二日，金門開會追悼你，柯副司令官主祭，將士們都來憑吊你，極為盛大隆重，將士們很多讀過你的孫子兵法，很多讀過你的克勞塞維茲戰爭論，更多讀過你主編的戰鬥月刊，他們對你在兵學上的貢獻有無限景仰，你的死去，會激起他們更進一步的奮起的！

唉！你遽去我而歿了，你的盛德，你的純明，仁者不壽，天道其極矣！但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或謂修短有數，或謂造化無常，柯副司令官輓你，「著述奪身，君爾應無遺憾；兵書救國，吾儕卻失典型！」你也可以輕快地安息去吧！言已窮而情不可終，伏祈有知，你的英靈長伴我，你不死的精神支持我！